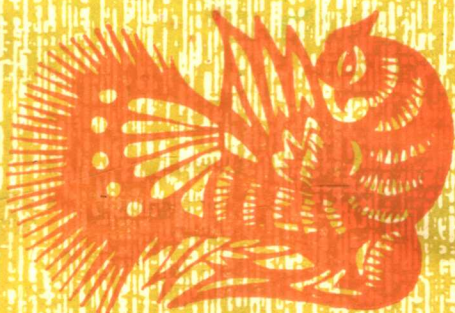


教学语法丛书 之十一

主编 张志公 副主编 庄文中 黄成稳

非 主 谓 句

陈建民



人民教育出版社

教学语法丛书之十一

非主谓句

陈建民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教学语法丛书之一

非主谓句

陈建图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总店科技发行所经销

北京市房山区印刷厂印装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25字数66,000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700

ISBN 7-107-10517-5

G·1680 定价1.15元

酒肴与餐具

—代序

吃酒席，目的在于品尝那些佳肴美酒，不在于吃餐具。然而毕竟要有一套合用的餐具来盛装佳肴，饮酒进菜。餐具很有些讲究，不仅不是可有可无的，也不应当是马马虎虎的。它本身要成套，不能是乱糟糟的杂七杂八的一堆；每套餐具还应当和酒肴相配合，什么样的酒肴就用与之相适应的盘、杯、碗、匙。餐具要让人使用方便，制作、色彩最好协调一些，有点艺术性，让人用着舒适，多少有点促进食欲的作用。设计餐具，制作餐具，都不是很容易的事。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里是想用餐具比喻教学语法的语法体系。这个比喻很浅薄，凡比喻也很难作到比得绝对贴切，严丝合缝，完全吻合。

学校的教学语法，任务是让学生明了一种语言（这里说的是汉语）的语法规律、规则，并且能够在听、说、读、写的语言活动中实地运用，以期有助于提高语言能力。在教学语法中，语法体系是工具，是手段，不是教学的最终目的。教学语法工作者如果把主要精力用在探究语法体系以至沉溺于语法体系的分歧论战之中，那是很不妥当的。回到上边那个比喻：设计餐具、制作餐具都是重要的，然而那不是厨师的任务。厨师的任务是把酒肴备妥，作好，并且适合对象

的需要，作给小孩或老年人的，量不妨少一点，作得烂一些，好消化一些，作给青壮年的，量就不妨多一些，还要有些耐咀嚼、耐消化的东西，作给南方人的或北方人的，中国人的或外国人的，也应有所区别，如此等等。设计、制作餐具，也不是宴会主人的任务，主人的任务是使客人吃得高兴，吃得受用，吃了有益。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主人和厨师都是餐具设计专家。然而，今天既是主人和厨师，首先要将主人和厨师的任务完成好，不应主次不分，把注意力倾注在餐具上。

但是，毕竟得有个体系。在基础教育阶段，全国各地各学校使用的教学语法的语法体系，宜于大体一致。张老师一个讲法，王老师一个讲法；一中一个讲法，二中一个讲法；甲地一个讲法，乙地一个讲法，如果这样，那对教学工作是极端不利的，对语法学本身的发展也是不利的。

现在已经在部分地区、部分学校开始使用并且将要陆续更广泛使用的教学语法体系是《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试用）》。1981年7月在哈尔滨举行了一次全国性的规模盛大的“语法和语法教学讨论会”。重要议题之一是讨论如何修改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在全国使用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经过充分讨论，会议商定了修改的原则和要点。随后又用了两年多的时间，经过起草，反复征求意见，反复修改，产生了目前这个《提要》，于1984年经有关领导部门批准公布试用。《提要》不是一个全新的体系，是在《暂拟系统》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不过作为一个体系，必然是一个整体，因而改动某一点往往要牵动其他若干点，所以看上去

好像改动还是不小。这样就会使不少教师和其他有关的人对这个体系感到陌生。为了帮助大家熟悉《提要》，有助于语法教学，人民教育出版社参与制定的部门和有关同志计划组织编写一套丛书，按照《提要》的内容，化整为零，分解为若干题目，写成若干本小书，每书一题，多举些实例，这样可以把每个问题讲得清楚明白一些。这项工作得到语言学界和语文教学界许多学者的热情支持，分别认了题目，认真编着。现在稿子陆续写出，经过编辑处理，就要相继交付排印了。编辑部门要我把这套丛书的产生经过和意图说一说，于是写了这篇代序。

需要说明两点。为丛书写稿的同志们各有自己的语法观点。大家支持这个《提要》，是为了教学工作的需要，并不意味着每一位都全面同意《提要》的讲法，放弃了自己的观点。所写的稿子里也不免间或带进点本人的看法，以至与《提要》不完全一致。编辑部愿意保留每位作者的稿子的本来面目，不加改动，有点不同的讲法未尝不好。至于在中学教学，则建议以《提要》为准。这是一。其二，实际主持这套丛书的编辑工作的，是庄文中、黄成稳两位同志。还有田小琳同志也曾出过力，只是目前脱离了这项工作，所以没有列名。我本人则只不过对这套丛书起了点促成作用而已。不敢掠美，所以也应当说一声。尽管如此，我仍代表丛书的编辑者和出版者向支持这项工作、为丛书写稿的学者们和关心这套丛书的读者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张 志 公

1987年3月

目 录

第一节	非主谓句在日常说话中占优势	1
一	非主谓句的名称和范围	1
二	使用非主谓句的主要场合	5
三	非主谓句在流水句中的使用频率	33
第二节	动词非主谓句	40
一	主语不出现的动词句	40
二	无主句	47
第三节	形容词非主谓句	63
一	用于应对	63
二	用于论断	63
三	表示感叹	65
四	表示祈使	65
第四节	名词非主谓句	66
一	主语不出现的名词句	66
二	主语和动词不出现的名词句	68
三	带“呢”的名词句	76
四	动词为零形式的名词句	77
第五节	其他非主谓句	87
一	副词句	87

二	叹词句.....	89
三	话搭头.....	90
第六节	怎样理解说话完整.....	92

第一节 非主谓句在日常说话中占优势

一 非主谓句的名称和范围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学教学语法先后出现了两个系统，即50年代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简称《暂拟系统》）和80年代的《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简称《提要》）。《提要》实际上是《暂拟系统》的修改。

《暂拟系统》认为构成一个句子的主要成分是主语和谓语，句子里可以有四种次要成分：定语、状语、宾语、补语。根据具备主语、谓语的情况，把单句分成双部句和单部句。由主语和谓语两部分构成的句子叫双部句，根据带定状宾补的情况，双部句又分出包含主、谓的句子，包含主、谓、宾、补的句子，包含主、谓、宾、补、定、状的句子，由谓语一部分或者不能断定为主语还是谓语的一部分构成的句子叫单部句，单部句又分为无主句和独词句。《暂拟系统》对双部句比较重视，分析这种句子结构所下的笔墨多，对于单部句却重视不够。

《提要》以短语可以构成句子为根据，把单句分为主谓句和非主谓句，即把双部句改称主谓句，把单部句改称非主谓句。主谓短语带上一定的语调构成主谓句，非主谓短语带上一定的语调构成非主谓句，还有一些单个儿的词，依靠一定的语言环境，带上某种语调，同样可以构成非主谓句。主

谓句根据谓语的**结构类型**分为动词谓语句、形容词谓语句、名词谓语句、主谓谓语句；非主谓句根据语法功能分为名词非主谓句、动词非主谓句、形容词非主谓句、叹词非主谓句。名称的更换，反映出二三十年来汉语语法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

从古代到现代，人们研究语言一直以书面语为准。1898年马建忠发表《马氏文通》，是采用西方语法学的方法研究古汉语的。“五四”以后，以黎锦熙先生的《新著国语文法》为代表，虽以白话为语法研究的对象，但还是摹仿西方语法体系，并以书面上写的为依据。40年代，王力先生出版《中国现代语法》，力图摆脱西方的语法体系，尽管王先生有许多语法观点至今还能站得住，可是引用《红楼梦》的例句去阐述现代汉语语法现象，而《红楼梦》的语言跟二百年后的北京口语已有不少差别。50年代初期，丁声树等著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先在《中国语文》连载，这部著作引进西方的层次分析法，从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里找例句，选例相当精当，比过去的语法书大大前进了一步。这部著作强调语言的结构分析，对非主谓句仍然重视不够。书上说：“单词句是不必分析也是不能分析的。无主句分析的手续跟谓语的分析手续一样，因此我们可以拿主谓谓语句齐备的句子（简称主谓句）做句子的代表来分析。”（商务，1962。19页）

最早承认非主谓句的地位，并使它与主谓句平起平坐的是赵元任先生。赵先生在大量录音和笔录的基础上，对日常口语进行了分析综合，在60年代末出版了《汉语口语语法》（1979年吕叔湘译本）。他在《零句》一节里指出：“句子可

以从结构上分为整句和零句。整句有主语、谓语两部分，是在连续话语中最常见的句型。零句没有主语——谓语形式。它最常用于对话以及说话和行动参杂的场合。大多数零句是动词性词语或名词性词语。叹词是最地道的零句。”（42页）又说：“整句只是在连续的有意经营的话语中才是主要的句型。在日常生活中，零句占优势。”（51页）这样承认非主谓句（即零句）的还不只是赵元任先生。吕叔湘先生在他的《语文常谈》（三联，1980）里对口语句子的特点说过这样一段话：“说话总是……句子比较短，结构比较简单甚至不完整，有重复，有脱节，有补充，有插说，有填空的，‘呃，呃’，‘这个，这个’。”（7页）意思说，口语里存在许多零碎的句子。根据对口语句子的观察，吕先生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1979）一书里提出：“句子按结构分类，可以首先分为主谓句和非主谓句，主谓句再分为动词谓语句、形容词谓语句、名词谓语句、主谓谓语句……”（53页）张志公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里说得更加明确：“在实际的交际活动中，无论在书面上或者口头上，特别是在口头上，由单个儿的词或者其他短语构成的句子，使用频率是很高的，至少不低于由主谓短语构成的句子。”（中册，22页）此外，影响较大的胡裕树和黄伯荣等先生的《现代汉语》教材以及朱德熙先生的《语法讲义》，都把句子分成主谓句和非主谓句。拙著《汉语口语》（北京出版社，1984）和《现代汉语句型论》（语文出版社，1986）还对非主谓句作了比较详细的描写。这些代表了近年来多数语法著作的见解，表明汉语语法研究立足于汉语，正在努力摆

脱西方语言的语法框架，并且开始重视口语研究，口语里大量涌现非主谓句，导致把非主谓句提高到与主谓句对等的地位。

改称非主谓句后有个范围问题。对难分主谓和不具备主谓的句子语法学界一致承认是非主谓句，但是由于有说话环境不需要说出主语（如“什么时候到的？——刚刚”）和主语见于上下文而不必重复的句子（如“他死了娘，只有个爹”里，“只有个爹”的主语“他”见于上文不必重复），究竟看作什么句子，认识就不大一致了。

省略在汉语口语里尤为重要，汉语口语的句子几乎以省略为常例。口语里，使用频率越高的语句，省略句子成分越多。语言使用者遵守省力原则，能用两三个词说清楚的（以对方听懂为准），决不使用五六个词，汉语是一向不搞形式主义的。结构主义不承认省略，从50年代到70年代，我国忌言省略。转换生成语法不否认省略，近十年来，不少语法工作者又承认汉语有省略了，并且敢于理直气壮地谈省略。但是，省略的范围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语法学界对此没有一致的看法。我们认为，依靠上下文或说话环境意思才能完整或完备的句子，里面肯定有不同程度的省略。其中，省略主语和谓语的句子都是非主谓句。

分类应掌握对立性原则。“任何语言单位的分类都是以这些单位之间的对立关系为基础的”（朱德熙《现代汉语语法研究》，209页）。句子结构的分类也应以对立为基础。这里说的对立，是指语法形式上“有”和“无”之间的互相排斥，以及在语法性质上的对立。

顾名思义，主谓句和非主谓句的分别就在主谓齐全和主谓不齐全上，主谓不齐全可以有下列情况：一种是分不出主语谓语（单词句）；一种是根本没有主语（无主句），或根本没有谓语（无谓句。如“铅笔呢？”），还有一种就是省略主语（包括省略主语和动词）的句子，赵元任书中所谓零句也包括这部分省略句。总之，主语出现与否直接影响到句型的分合。非主谓句就是没有主语——谓语形式的句型。有人不承认省略主语的句子是非主谓句，缩小了非主谓句的范围，有人把省略宾语的句子也看作非主谓句，扩大了非主谓句的范围，这些都不符合非主谓句的语法性质。看来，非主谓句除包括一致公认的无主句和单词句外，还应包括主语和谓语分别不出现的句子，以及叹词句等。在非主谓句范围的问题上，前人有过一些看法，读者如有兴趣，请直接参看张中行先生的《非主谓句》（上海教育，1984），这本小册子在这方面有详细介绍，为节省篇幅，本书就不重复了。

二 使用非主谓句的主要场合

根据赵元任先生关于主谓句和非主谓句使用场合的说明，我们体会到主谓句主要用于独白，独白是没有太多的语言环境可以依靠的；非主谓句经常用于问答、对话以及说话与动作参杂等场合，这些场合提供一定的语境条件，因而非主谓句也能把意思表达得明明白白，完成交际的使命。离开了特定的语言环境，大多数非主谓句意思是不完整的，就是说无法成其为句子。非主谓句在口头上大量涌现，书面上（如数理化教材、文艺用语、公文用语以及各种标题），也有许

多习用的非主谓句。

(一) 问答

美国黎天睦先生在《现代外语教学法》（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7）一书中谈到个人语言的变化时，举出几个英语简化的句子。他说：“在英语里，一个非常严格的规则是：任何句子都有主语。实际情况是，书面语中的句子都有主语，说得慢时，口语中的句子也都有主语，但是说得快时，在通常情况下，有不少句子没有主语”（67页）。他举出这样的例句：

He's failing his courses, isn't he? (他
功课不及格，是不是?)

这个句子是比较标准的英语，可以简化为：

Failing his courses, isn't he? (功课不
及格，是不是?)

即主句的主语可以去掉，其他成分仍要保留，所以这个简化的句子是通的。下面简化的句子因为违背上述原则，所以站不住：

Failing his courses, isn't? ~

这就是说，英语简化句子要有一定的规则，否则就不通。汉语可不是这样。汉语句子的主语和其他成分常常不需要出现。一个意思可以这样说，也可以那样说，那样说简单明白，这样说繁琐罗嗦，通常人们总是那样说，而不是这样说，问答就常常是这样。汉语注重的是表意功能，而不注重结构形式。注重表意功能就是注重语言的差别性成分。问句里的疑点是差别性成分，针对疑点回答就是出于区别的语言

心理，而与区别无关的成分，即使在语法上占据主要地位，都可以统统略去，“辞达而已矣”。例如有人问你：“今晚去看电影吗？”可以回答“看”，也可以回答：“我今晚去看电影”。我们觉得前者的回答很自然，后者的回答虽主谓齐全，但毫无必要，听起来十分罗嗦。因此，汉语问答句里省略主语是常例。

黎天睦在他的书里还举出这样的例句：

Do you want some coffee? (你要咖啡吗?)

You want some coffee? (你要咖啡?)

Want some coffee? (要咖啡?)

Some coffee? (咖啡吗?)

Coffee? (咖啡?)

黎先生说：“这五个句子都对，但使用的情况不同。第一个句子比较正式，第二个句子是对朋友说的，第三个句子是对熟悉的朋友说的，第四个句子是对更熟悉的朋友说的，说得更随便一些，第五个句子，是饭馆服务员对顾客说的。这些语言变化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规则的。”（68页）

问一个人要不要咖啡，汉语同英语一样也有上述五种问话方式，除第1、2句是主谓句外，其余句子都是非主谓句。什么场合使用第1、2句，什么场合使用其他句子，汉语几乎没有什么规则。只有一点是明确的，不管谁跟谁对话，该简就简，该繁就繁，总的趋势是简化，尤其是答语，因为可以依靠说话的实际环境，百分之九十的句子都采取简化形式，这就是说，答语中非主谓句的使用频率是很高的。茹志鹃《百合花》里有一段记述小通讯员跟一位女同志初次

见面时的一问一答，也许可以说明这一现象。

“在家时你干什么？”

“帮人拖毛竹。”

“多大了？”

“十九。”

“参加革命几年了？”

“一年。”

“你怎么参加革命的？”

“大军北撤时我自己跟来的。”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娘，爹，弟弟妹妹，还有一位姑姑也住在我家里。”

问一句答一句。在这5个问句里，主谓句3个，非主谓句2个；而在5个答句中，主谓句才1个，非主谓句竟占4个。

1 特指问

(1) 问事物。包含疑问词“谁、什么、哪儿、多少、几”，要求对疑问词表示的疑点进行回答。例如：

一会儿谁去图书馆？——我。

妈，找什么啊？——剪子。

喜欢什么颜色的花？——红的。

住什么地方？——中关村。

鸡蛋卖到哪里了？——供销社。

在北京住了多久？——快二十年了。

哪天去上海（问甲）？——明天。什么时候去广州

（问乙）？——大后天。

第1句，疑问词“谁”做主语，语急时可以回答“我”，语

缓时也可以用主谓短语回答：“我去图书馆”。末句连续问两个人，问甲时眼睛盯着甲，转问乙时眼睛盯着乙，靠眼神的帮助问句里无需出现主语，答语除省去主语外，还省去其他多种成分。

回答“动+什么”的问句时，一般有两种方式：“动+名”和“名”。例如：

问：你想喝点什么？

答：喝可口可乐。

可口可乐。（多数）

“妈您看什么？”

“那个柜”

（曹禺选集，68页）

单独用“名”回答时，成年人不使用单音节名词，儿童却往往用单音节名词。1980年夏天，笔者曾对北京某小学四年级13名同学进行抽样调查，当他们在教室里喝水时问他们喝什么，回答“水”的有11人，回答“喝水”的仅2人。如果让成年人回答，肯定是“喝水”。

公共汽车上人们用表示时间的动词短语回答关于处所的询问。如：

售票员问一乘客：“哪儿上的？”

乘客答：“刚上的”

乘客问：“天安门还有几站？”

售票员答：“早着呢！”

在这里，“刚上的”表示“距离很近”，“早着呢”表示“距离很远”。

有时候，问的是抽象事物，答语较长，而且多半使用动